

蝴蝶

11

孟梵

小瞳

田歆

尉祯

冬儿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蝶 第2辑/陈美琳等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 7

ISBN7-80607-578-X

I. 花…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1888 号

花 蝶 (第二辑)

◎作 者: 陈美琳等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力 群 潘杜鹃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联系电话: 0756-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0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ISBN7-80607-578-X/I·243

定 价: 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0752)2204682

花 蝶

11

-
- ¹」 方窗恋曲 (孟 梵)
- ⁹⁹」 五月花与黑美人 (小 瞳)
- ²¹⁵」 走路新郎哥 (田 欣)
- ³³³」 伴游千金 (尉 禎)
- ⁴⁴⁵」 爱情要保单 (冬 儿)

珠海出版社



方窗恋曲

内容简介

小女子今年正值一朵花，无奈，高中生活枯燥无味，家里又长年罩在冷锋圈里；唯一的乐趣是——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趴在二楼窗口，守着对门的他出现！看着那扬长而去的凯迪拉克，老天！教她两眼忍不住直冒“♡”的泡泡……

白马王子长得是翩翩好风采，只可惜，眼光——那个女人是他的女伴之一？还批评她像住在贫民窟似的？太歹毒了！这笔帐非挂在他头上不可！报复！她要报复！虽说凝着他时，老教她心悸不已……

1

“胡了！”

殷茵从床上惊坐起来，紧接而来的抱怨声、叹息声、一块块筹码碰撞的声音，夹杂着低低的咒骂声，接连不断地传入她的耳中，刺激着她犹在昏睡状态的脑神经。继之而起一阵清脆的洗牌声，终于把她全身的细胞都给唤醒了。

她皱了皱眉头，心不甘情不愿地准备下床。她的脚一触到冰凉的地板，一阵寒意自脚底迅速地传到她的脑子，让她彻底地清醒过来。她几乎是在触到地板的同时就把脚又缩回床上。桌上的闹钟指着七点二十分，殷茵意兴阑珊地窝在被子里，而客厅里经过刚才一阵混乱后，又趋于平静，只偶尔听到一两声的丢牌声和几句模糊的懊恼、叹息声音。

她实在不能理解，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各据一方，眼睛盯着那一堆小方块，真的就有那么大的乐趣吗？甚至可以让她们大战几天几夜不休息？尤其是母亲，殷茵不能不佩服她的体力。她可以在大战三天三夜之后，休息个两三个小时，找另一群人来陪她再战三天三夜。殷茵常常在想，如果自己也有母亲这样惊人的体力，她的功课一定无人能及。

她的眼睛不经意地扫过桌上的闹钟，已经七点三十分。

“啊！”

她惊叫了一声，赶紧抓着被子覆在身上，也顾不得脚下的冰冷，一跳下床就冲向窗口，用力地拉开窗户，却只看见那辆藏青色的凯迪拉克扬长而去。

“该死！”殷茵咒骂着坐在椅子上。

面对正对着殷家的那栋房子，自从殷茵搬来之后，就一直没有人住，只是固定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个欧巴桑来打扫一次；而在偶然的一个清晨，殷茵突然发现有个男人从那个屋子里走出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五官虽然不是很出众，但却组合得令人看了倍感心旷神怡的男人，就成为殷茵心中的秘密以及她枯燥无味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殷茵每天早上七点半，守在窗前等着那个男人出来；每天晚上临睡前，

她都令自己坐在窗前，看着对面屋子里晃动的人影，想像着那个男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有时碰到那个男人夜归时，她还可以在临睡前看他一眼陪伴着自己入眠。

而今天早上，也许是自己看见那个男人的唯一一次机会，却被那一阵可恨的麻将声给打跑了。她把怅然若失藏在心里，心有不甘写在脸上，把被子扔到床上，然后开始换衣服准备上课。

“殷茵！”

周淑菁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殷茵探头出去对着周淑菁喊着：

“淑菁！等等，我马上下来！”

周淑菁是她这九年来唯一的死党，她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读书，无话不谈。周淑菁有着一对有钱，但为事业忙碌而疏落她的父母，所以她常拉着殷茵陪她逛街，打发时间；殷茵知道周淑菁寂寞，所以也尽可能陪她。

殷茵一看闹钟，已经七点五十分！她匆匆地冲到浴室，随便刷个牙，脸上抹点水，算是梳洗完毕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又急急地冲出浴室，却跟正要进来的殷羽撞了个正着。殷茵本来就一肚子不高兴，加上又快迟到，心里又急又气，正无处可宣泄，殷羽在这个时候撞上她正好给了她一个发泄的借口。

她大声地骂着殷羽说：“殷羽！你搞什么？没看到我正要出去吗？”

殷羽一脸无辜地说：“殷茵！是你撞我，不是我撞你耶！干什么骂人哪！？”

其实殷茵对这个比她小两岁，同父异母的弟弟算是满疼爱的。殷羽对她是很好的，所以她看着一脸无辜的殷羽，想想自己也有点理亏，正想安抚他一下，婉华尖锐的声音穿透响亮的搓牌声，直达浴室。

“殷茵哪！怎么又骂殷羽啊？自己起晚了还怪别人，殷羽是你弟弟，又不是你的受气包！动作还不快点，淑菁不是已经在喊你了吗？”

每当她想要对殷羽好一点的时候，只要有婉华加入，而且是一面倒地参战，就让殷茵口服心不服；殷羽却是由原先的理直气壮，然后因为母亲的加入，而对殷茵满心的抱歉。

殷茵的父亲在殷茵的母亲去世没多久，就娶了殷羽的母亲。表面上是为了要让殷茵受到较好的照顾，可是当殷茵较懂事的时候，她就发现父亲跟婉华都比较疼殷羽。刚开始的时候，她总认为他们重男轻女，所以心里很不平衡；可是，后来当她无意间知道她喊了多年的母亲，竟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时，她就变得比较认命。

虽然，婉华对她不算好，可是对一个继母而言，殷茵觉得已经不错了。所以，她一直到父亲过世时，都没让刻意隐瞒这件事的父亲知道她早就知道婉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她不希望父亲带着内疚离开人世。

她甚至认命到不想去找有关自己母亲的事物，也不想知道母亲的长相。可是，纵使是这样，殷茵有时还是不太能忍受婉华对自己尖酸刻薄的言语；她从不正面骂她，而她那种拐着弯骂人的话，却让人听了更生气！

她举起手作状要打殷羽，而殷羽因为母亲开口骂了殷茵，觉得过意不去，就闭起眼睛，一副任凭处置的样子。

殷茵好气又好笑地说：

“殷羽！你这是什么样子啊？倒像是我多恶霸似的！”

殷羽睁开眼睛抱歉地说：

“我知道妈对你不好，我也知道她为什么对你不好，所以我愿意为你牺牲一点，只希望你的心里能好过一些！”

殷茵颓然地放下手，说：“你全都知道！？”

殷羽点点头。

“我……”

“殷茵！快点啦！”

周淑菁着急的声音，又再度传上二楼，打断了殷茵想说的话。

她挥挥手说：“算了！我得走了！”

殷茵说完冲回房间，拿起书包就往外冲，经过客厅时，听见婉华仍不放过她，直对着她的牌搭子诉苦似地说：

“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好命，以前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大早就得起来准备一家子的早餐呢！现在别说是早餐了，就是说话大点声音，人家就摆上好几天的脸色给你看……”

殷茵气得“碰”地一声，紧紧地把手关上，顺便把婉华剩下来的话全部关在屋内。

周淑菁好不容易看见殷茵出来，她抱怨地说：

“怎么这么久？今天又要迟到了！”

“还不是又在听我妈精神训话！”殷茵一脸无奈地说。

“你妈不是在打牌吗？我刚刚还听到一阵洗牌的声音！”

“你不知道她可厉害了，她在打牌的时候还能一边骂人一边吃牌，绝不会忘掉任何一句她要骂的话，也绝不会漏掉任何一张她想吃的牌！”

周淑菁笑着说：“没那么夸张吧！？”

殷茵笑了笑。

周淑菁看得出殷茵的心情不是很好，她试探性地问着殷茵。

“你臭着一张这么可怕的脸，不会只为了挨骂吧？你又不是没被你妈骂过，怎么，早上没见到你的梦中情人啊？”

殷茵秀丽细致的脸庞流露出明显的失望。

“是啊！昨晚被她们搓麻将的声音吵得无法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偏又起得太晚，时间紧凑得让我来不及完全清醒，他就走了。”

“殷茵，你既然这么中意他，为什么不干脆借个机会或是弄个什么理由让他认识认识你？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这么保守？像你这样每天守着窗口看，就算再看一辈子，他也不会是你的！”周淑菁一副理应如此的样子。

殷茵摇摇头。

“算了吧！你没看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开着那辆气派又漂亮的车子，也不知道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开，人家不知道见过多少世面，他才不会看上我这种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呢！我干什么去自讨没趣啊！？”

周淑菁不以为然。

“那可不一定！这个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鱼肉蔬果各取所好，也许他就是个吃素的！”

周淑菁的话逗得殷茵真的笑开了，她追打着周淑菁。

“瞧你把我说得像供品似的，快走吧！真要是迟到了，挨了骂，可别又怨我！”

周淑菁一看手表，惊呼一声。

“哎呀！真的迟到了啦！走吧！”

她们两人三步并两步地朝学校跑去。



莫逸凡一边开着车，一边奇怪着对门二楼那个每天准时七点半在自己出门的时候，一定都会趴在窗口凝望的小女孩，今天怎么没有出现？

自从他和父亲大吵一架后，他就搬回以前他和逸玫跟母亲住的地方。母亲临终前执意要他和逸玫搬去和父亲同住；可是，他只要一想到母亲为了父亲付出了一辈子，而父亲却从来没有为她做过什么，他就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父亲。

他更不能忍受的是何如玉对他那死去母亲的冷嘲热讽。何如玉是当年迫使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俩离开父亲的女人，在莫逸凡的眼中，她是个标准的侵

入者；而他跟逸玫，在何如玉的眼中，也是侵入者。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为的就是父亲身后庞大的家产，他跟逸玫搬进莫家之后，莫逸凡更是强烈地感觉到何如玉的敌意有如芒刺在背。

在初见父亲的那一刹那，莫逸凡从他依稀熟悉的面容，读出他的欣喜与懊悔，可是逸凡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缺少一分自己应该有而没有的父爱感到憾恨；所以他对父亲尽力补偿他和逸玫的心，故意装作视若无睹，然后借个名目大吵一架后，就又搬回来住。

莫逸凡每天早上要去上班前，都会先去母亲的墓前坐一坐，他搬来没多久之后，就发现有个女孩常常在对面二楼窗口注意着自己。他从没真正看清楚那个女孩子的长相，可是在偶然不经意的一瞥中，他发现她的侧面在晨曦的微晕中，看起来挺漂亮的。

想到这里，莫逸凡的心中觉得有些好笑。自从他接管了父亲大部分的事业之后，身旁不乏美女相伴，可是他却从没有对谁动心过；而他现在却坐在车子里，为了一个清汤挂面的小女生惦念不已！

莫逸凡甩甩头，暂时甩去了那小女生的影子，汪婉琪的脸孔却闪入他的脑海中。汪婉琪，一个跟他一样游戏人间的女人。汪婉琪是何如玉的表妹，他当然也知道汪婉琪接近自己是有目的的，但是莫逸凡就佩服她能不动声色地跟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也就一直抱着以静制动的心理跟汪婉琪在一起。

莫逸凡的身边纵使围绕着许多女人，但他从不带女人回家，也从来没有入可以真正走进他的心灵。他对所有的女人都保持着一点距离，这样既维持了基本的礼貌，也不致于太过接近，而侵犯到自己的生活隐私。在他的眼中，除了母亲和逸玫之外，所有的女人都是危险的，都是不值得自己付出真心的；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想到这里，他的心底不由得一阵刺痛，多年前的伤痛，又再度涌上心头。

“叭——叭——”

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打断了莫逸凡的思绪。他抬头一看，红灯早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转换成绿灯，他收起自己即将陷入痛苦回忆中的思绪，赶紧把车子往母亲的墓地驶去。



殷茵和周淑菁才刚下课，周淑菁就拉着殷茵的手往外走。殷茵知道周淑菁又想去逛街，可是殷茵身上没钱，脚步也就轻快不起来。

“淑菁，我今天不想去，改天好不好？”殷茵推托地说。

周淑菁知道殷茵的处境，她还是央求着殷茵；她不想回去那个冷清的家。

“不好啦！你那么早回家看你后母的脸色干什么？而且，我这么早回家，又没有人陪我，很无聊的耶！你陪陪我嘛！就当日行一善，好不好？”

殷茵明白周淑菁这么说是为了不让自己心里太难过，她为了不辜负周淑菁的用心良苦，望着她笑说：

“好，今天我就陪你到底！”

“好！走！”

她们就这样手牵着手一家店逛过一家店，一条街走过一条街。任何一点新奇的小东西，都能让她们两人驻足流连；任何一点小事，都能让她们两人笑上半年，这种自在愉快的感觉，让她们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

她们走到一家专卖牛肉面的老店前，周淑菁拉着殷茵就往店里走。

“殷茵，你吃吃看这家的牛肉面，它可是远近闻名的哦！”

殷茵环顾店内一大群正在大快朵颐的客人，反问着周淑菁。

“你吃过啊？”

“没有！”周淑菁摇摇头。

“那你又说好吃！”

周淑菁指着店内其他的客人小声地说：

“你光是看他们这些人的吃相，也知道一定好吃，而且吃这个，味美、祛寒又止饿，一举数得，划算啊！”她不由分说地推着殷茵坐下，扬起手对着老板大声地喊着：“老板，两碗牛肉面！”



莫逸凡无可奈何地陪着汪婉琪摩肩接踵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逛着。他不知道汪婉琪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为什么这么兴致勃勃地来这种她一向最不屑的市井小民出入之所？他想，汪婉琪可能是想考验他的耐性及风度，看他究竟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

莫逸凡已经感到饥肠辘辘，可是汪婉琪却一点都没有要吃饭的意思。于是，莫逸凡仍然礼貌性地问着汪婉琪：

“婉琪，你饿了没有？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再逛？”

婉琪不置可否地说：“随便！”

莫逸凡想借吃饭的机会把汪婉琪带离这个嘈杂、拥挤的地方。

“好，那走吧！我们找个地方吃饭。”

汪婉琪看着正前方有家牛肉面馆，她一时兴起，指着那家店说：

“不用了，我们去吃牛肉面！”

莫逸凡看看前面那家面店，再看看汪婉琪身上那一套法国进口的最新时装，他怀疑地问道：“你确定吗？”

汪婉琪点着头说：“嗯，今天我要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莫逸凡真后悔今天答应汪婉琪陪她吃饭，他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男人，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里进退两难。

“走啊！”

汪婉琪挽着一脸不确定的莫逸凡往前走；莫逸凡没办法，只好保持风度，勉为其难地往那家面店走去。

他们两人一走进店里，就引得不少人为之侧目，莫逸凡有点不太习惯，可是汪婉琪却像是意料之中似的处之泰然。

“老板，两碗牛肉面！”莫逸凡吩咐着老板。

汪婉琪在众人的注视下，仪态万千地走进店里坐着。

“殷茵，吃完面你再陪我去买刚才那件衣服，然后再回家好不好？”周淑菁边吃边问着。

殷茵抬起头说：“已经陪你到这个地步了，不能说——”

殷茵的声音像冷空气凝结在空气中，突然就没了下文，眼睛却直视着前方。

殷茵的目不转睛引起了莫逸凡的注意，他的视线越过汪婉琪，停在殷茵的脸上，殷茵立即警觉地低下头去。

殷茵的举动激发了莫逸凡心中的好奇心，他饶富兴味地看着殷茵。他适才虽然没有看清楚殷茵的长相，可是他几乎可以确定，她就是他家对门那个每天守在窗前的女孩，本来一个无趣的夜晚，突然变得有意思极了！

“逸凡，你在发什么愣？快过来坐啊！”汪婉琪喊着站着不动的莫逸凡。

“马上来！”

莫逸凡走到柜台把殷茵和周淑菁的面钱给付了，然后就坐在殷茵的邻桌，故意跟殷茵面对面。

殷茵在心里反复念着方才听来的莫逸凡的名字，就像深怕忘记似的；在莫逸凡身边那个美艳动人的女人，让殷茵又嫉妒又怕自己被比下去。

她低着头问周淑菁：

“淑菁，你看我现在会不会很难看？”

周淑菁不解地望着低着头的殷茵。

“你做什么啊？头低得都快碰到桌子了！”

“你别管嘛！你说，我是不是很难看？”

“你怎么会难看呢？我要是有你的漂亮，那就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嘛？”周淑菁放下筷子，一副打破砂锅要问到底的样子。

殷茵低声地说：“那个男人来了，就坐在你后面那一桌！”

周淑菁兴奋地说：“真的吗！？”

殷茵才想叫周淑菁别回头，可是她的话却不及周淑菁的动作快。周淑菁一回头，正好迎上莫逸凡的视线，莫逸凡朝周淑菁礼貌地点点头。

周淑菁迅速地回过头来，赞叹地说：

“喂，你真是有眼光耶！这样的男人，我倒真愿意为他守着窗口一辈子！”

殷茵抬起头，却正好碰上汪婉琪那不屑的眼神和不可一世的神情。她本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汪婉琪的表情和含着讥讽的眼神，让殷茵的心中升起一股保护自己的本能；她可不愿意在莫逸凡的面前，被这个穿着华服、浓妆艳抹、矫揉造作、俗不可耐的女人比下去！

汪婉琪见殷茵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她回过头，奇怪地问着莫逸凡。

“逸凡，她们是你的朋友吗？”

莫逸凡在一旁完全把殷茵的神情尽收眼底，这个时候，他才算是真正看清楚殷茵的长相。一头短发突显出她身上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明亮柔和的五官，紧紧圈着一股倔强；而那股倔强，却圈不住她双眉间淡淡的愁绪。他心中对殷茵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让他想起另一个令他痛恨的名字——李伶。

他不想让这样的感觉继续扩散，他皱了皱眉，硬是把这种感觉压在心底，然后以他一贯游戏人间的态度重新看着殷茵。他的心中仍不免好奇着，这个看起来漂亮、慧黠的女孩对自己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的？他一直似笑非笑地看着殷茵，看得殷茵觉得有点生气。

“逸凡，我在问你话呢！”

莫逸凡从走进这家店开始，就一直盯着殷茵，这使得汪婉琪觉得很没面子。除了莫逸凡，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跟她一起的时候，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而莫逸凡不但平常对自己已不似别的男人那样殷勤，现在甚至还漠视自己的存在，所以她的语气流露出明显的不高兴。

莫逸凡仍然盯着殷茵，然后以殷茵可以听到的音量回答汪婉琪。

“不是，她们只是邻家的小女孩。”

殷茵知道莫逸凡的话是说给她听的，而他那种无关紧要的口吻活像是急欲和她撇清的感觉，都使得殷茵深觉自己藏在心中的那一分感情被亵渎。

她的脑子还来不及将她心中受伤的讯息传达到身体四肢化为行动时，却又听到汪婉琪冷冷的声音。

“你到底是住在哪里啊？贫民窟吗？怎么会有这么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邻居呢？”

莫逸凡没想到自己故意刺激殷茵的话，却引来汪婉琪这么尖酸刻薄的一句，他的心中对殷茵倒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殷茵气得脸都绿了！

她完全忘了要在莫逸凡面前顾及自己的形象，倏地站起来，走到汪婉琪的面前，指着汪婉琪说：

“你说谁登不了大雅之堂？我们吗？那么你呢？至少我们还敢以真面目示人，你敢吗？我看你全身上下搞不好没有一个地方是真的，卸了妆之后，还不知道是什么鬼样子呢！”

汪婉琪一向都生活在说话慢条斯理、讲究礼数的上流社会，殷茵这么噤里叭啦地当众数落，倒教她一时不知所措。

周淑菁也目瞪口呆地看着殷茵。

莫逸凡没想到场面会弄得这么僵，殷茵这一骂，已经引得店里所有的客人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他正想打圆场的时候，殷茵又把矛头指向他。

“还有你！长得人模人样的，眼光这么差劲！”

殷茵说完，转身走回桌旁拿起书包，对着怔在一旁的周淑菁说：

“淑菁，我们走！”

“哦！”周淑菁回过神，拿起书包跟着走出去。

刚要走出店门，周淑菁突然想起面钱还没付，又转过身急着掏钱。

“不用了，那位先生已经付过了！”老板指指莫逸凡。

周淑菁本来不想让莫逸凡付帐，可是一想到他们把殷茵弄得这么生气，索性乐得吃他一顿！她把钱放回书包后，一看，殷茵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她急得边跑边喊着：“殷茵！等等我哪！”

殷茵他们走后，莫逸凡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的心中感到一阵从来未有的快意。

汪婉琪生气地说：“莫逸凡！你还笑！？你的邻居当众给我们难堪，你还

笑得出来!?”

莫逸凡边笑边说：“不，我觉得她说得好极了！就因为她说得太实在了，所以才这么好笑；而且你不觉得这是你自找的，你不是说要体验不同的生活吗？这就是市井小民遇到外侮时所做的自然反应。你自己吃吧！恕不奉陪了！”

汪婉琪怔了一下。“莫逸凡！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吗？”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敢！？你不怕我告诉表姊!？”汪婉琪威胁着莫逸凡。

不提何如玉，莫逸凡对汪婉琪心中还有一点情分；提到何如玉，莫逸凡就一肚子火。

“汪小姐！下次如果你想威胁我，最好选一个对我较具威吓性的人！”

莫逸凡说完站起来，抛下一肚子疑惑及满面怒容的汪婉琪走出去。



殷茵和周淑菁分手后，独自一人憋了一肚子闷气走回家。经过莫逸凡家门口时，她愈想愈不甘心，看看屋内没有灯光，心想莫逸凡可能还在跟那个俗不可耐的女人难分难舍，又或许他正在手忙脚乱地安抚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

殷茵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活该！她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算算还够付两碗面钱，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把钱包在里面，投进信箱内，然后对着大门泄忿似地猛踢了几下，才转身走进公寓里。

莫逸凡立在黑暗中，把殷茵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他一直等到殷茵走进公寓里，他才走出来，拿起钥匙打开了门。他把殷茵投在信箱里的东西拿出来，打开一看竟然是钱，而且刚好是两碗牛肉面的钱！他发现殷茵不但泼辣，而且还挺有个性的，这点殷茵是完全不同于李伶的；李伶从来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惹人爱怜。

“啞啞!”

一枚铜板自莫逸凡的手中滑落到地上，把莫逸凡从遥远的回忆中拉回现实。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李伶了；可是，今晚他却一再地想起她。他对殷茵的兴趣愈来愈浓，但他一直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游戏。

他走到门口，倚在门边，抬头望着殷茵紧闭的窗子。

“殷茵哪！女孩子家行为要检点一些，将来如果想要嫁个好人家，就得

留点名声给人探听，放了学不回家帮忙做家事，就知道在外面鬼混！”一阵骂人声自二楼传下来。

莫逸凡不禁怀疑着这个尖着嗓子骂殷茵的女人，会是她的母亲吗？

紧接着他又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然后一片漆黑的窗子里有了一点微亮。莫逸凡仍一直看着那扇窗，最后终于如他所料的，殷茵出现在窗口，他把殷茵还给他的钱朝殷茵晃了晃。

殷茵没想到莫逸凡会站在下面，她惊慌地把窗户关上，再将窗帘拉上，仿佛这样莫逸凡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窘态。

她生气地把自己摔在床上，想不到自己守在窗边注意了他那么久，却在同一天内被他戏弄了两次，她不禁有些恨起莫逸凡了。

2

一连几天，殷茵都像是在跟莫逸凡赌气似的，她每天早上躺在床上，直到听见莫逸凡车子开走的声音，才肯下床开窗。下午放学回家后，过了五点，她就拉上窗帘；可是，虽然殷茵这么做，却关不住那颗思念莫逸凡的心。

“逸凡！你这么做对我公平吗？”

殷茵一早就被楼下嘈杂的说话声吵醒，她揉揉眼睛，看看闹钟，才七点。

“逸凡，你回去好不好？”

殷茵仔细一听，原来是个女人在跟莫逸凡说话。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跳下床走到窗边，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把窗户打开一个缝。她看到莫逸凡神情激动地跟一个女人在说话，那个女的不论在气质上、外貌上都比上回那个女人强多了。那个女的还边说边抹着泪，最后，她看到莫逸凡拥着她安慰着。

殷茵突然想到一个报复莫逸凡的主意。她关上窗户，迅速地把自己整理梳洗一番，然后对着镜子嫣然一笑，确定自己够吸引人，就背着书包走出房间；经过客厅时，她怕正在打牌的婉华起疑，放缓了自己的脚步。

婉华斜睨了她一眼，说：“今天怎么这么早？喂，碰！”

婉华一边说一边碰进了一张她久等不到的牌，殷茵趁她分神无暇顾及自己的时候，胡乱说了个理由，也不等婉华回答，她就开了门走出去，然后冲下楼。她站在公寓的铁门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把门打开。

被莫逸凡拥着的女人听到了开门声，一下推开了莫逸凡，别过脸去，用手抹掉脸上的泪水。莫逸凡没料到殷茵会在这个时候出来，他的神情显得有些不自在，经过几天前的“牛肉面事件”，若不跟殷茵打个招呼，似乎又有点说不过去。

正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殷茵突然带着一脸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甜美笑容，缓缓地朝莫逸凡走过去。

莫逸凡看着殷茵脸上过分娇柔的样子，就觉得不对劲，他决定静观其变，看殷茵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殷茵走到莫逸凡的面前，强捺住自己剧烈狂跳的心，挽着莫逸凡的手，依偎在他的身旁，故作娇嗔地说：

“逸凡，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早上送我去学校吗？等你半天也不见你来！”

“你！？”莫逸凡一脸错愕地看着莫逸凡身旁那个眼神流盼、稚气未脱的女孩子。

莫逸凡终于知道原来殷茵是想报一箭之仇，他立即给莫逸凡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先别说话。

殷茵看着泪痕未干、楚楚动人的莫逸凡，她原本只是要演一场戏的，可是心中浓浓的醋意，却使她说出来的话都像是带有强酸似的。

“逸凡！她又是谁啊？为什么一大早就来找你，还哭成这样？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前几天才在街上让我撞见你带一个没水准的女人逛街，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你今天又让这个女人进入我的势力范围，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的存在嘛！？”

殷茵开始时是假装生气，可是一说到汪婉琪，她就真的有点生气。

莫逸凡以为殷茵真的是莫逸凡众多女友之一，她心里不禁有些埋怨莫逸凡，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女孩也要玩这种爱情游戏。

莫逸凡虽然对莫逸凡猛使着眼色，可是她还是不忍心这样欺骗殷茵，急急地解释：

“对不起！你误会了，我——”

莫逸凡想让殷茵继续把戏演下去，他连忙打断莫逸凡的话。

“好了，没事你先回去吧！你说的事我会处理的，好吗？”